

长篇历史传记小说



皇帝

乾隆

外传

【中卷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乾隆皇帝

外传

【中卷】

野岭伊人 著



三十 正事正办 官兵查抄孔家庄 游山玩水 四人结伴到济南

且说汪圭圭等四人到了城门口，一个捕头让他们去衙门走一趟。

汪圭圭扭头去看皇上，她自己还拿不定主意是拒捕还是真的去打官司。

皇上也看了汪圭圭一眼，目光中告诉汪圭圭，别怕。

“是不是为了孔家庄的事？”皇上反问道，语气平静，既无惊惧也不慌张。

“为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。四位请吧！”捕头没有掏锁链，也没有亮铁尺。他心里明白，孔家父子都有武功，孔家还有一些护院，护院中很有几位武功了得的。这四个人能自由进出孔家大院杀人还能轻易走开，而且还是两进两出，武功自然不一般，还是少动武为妙。别看身边有捕快，有士兵，真动手的话，吃亏的是自己一方。所以他未敢亮铁尺，也未敢掏锁链。而且语气还平和。

哪知这四位并不买帐。

“如果是为了孔家大院的事，我们是要去走一趟；如果不是，我们可没那么多的闲工夫。说吧！到底是为了啥？”皇上语气挺

硬，虽未带怒，却像无可商量。

“大概是吧！”

捕头不好改口，只能模棱两可地道。

“是或不是，我不要听什么大概！”皇上语气坚决。

捕头已无躲闪的余地，只好厚着脸皮，自己打自己的嘴了。

“是！”

“早就该这么痛快，何必啰嗦半天呢？”皇上冷笑了一下道。

“走！去县衙打官司！”不仅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好像还正在找这地方似的。

捕头只好客气地道：“请，四位请！”

“头前带路！”皇上下命令。

捕头无奈，只好命令一个捕快模样的人给带路了。

一个捕快在前，皇上等四人在后。他们后面跟上捕头，七八个捕快，其后还有二十余士兵。捕头、捕快都把铁尺藏起来了，二十多个士兵却是提刀端枪，如临大敌一样。

到了县衙门口，从捕头身后出来一个捕快，飞也似的向衙内跑去。他是去向知县报信。这是在路上时捕头已吩咐好了的。

皇上等四人刚进县衙大堂口，堂内已有了吆喝声。

皇上停住脚步，转身对那个捕头道：“你去告诉知县，我要在他的签押房或书房单独见他！”

捕头一愣，哪有这样的犯人？敢指名单独会见知县。他不知该如何处置。皇上却不愿等他了。

“你听见没有？我要单独见知县！”

“这……是……。”

捕头想不出恰当的话来说。

“这什么？快些！”皇上又命令道。

人已到了县衙大堂，里里外外全是衙门的人，何况外面——就在身后，还有二十多个士兵。捕头胆子壮了。

“这不太方便，还是到大堂吧！”捕头的活冷冷的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，要单独见知县！”皇上声色俱厉，并无商量的余地。

捕头又是一愣。

“去！快去告诉知县！”哈尔丹已不耐烦了。他一手抓住捕头的一只胳膊，厉声道。

捕头也是练过功的，却未闪开哈尔丹的一抓。被抓住后，虽用力一挣，无济于事，他又泄气了，知道这四个人不好惹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忙道：“我就去说。”

就在这时，大堂里传出了知县的叫声：“带上来！”

有衙役传呼：“带上来！”

捕头忙跑进去。当他说“他去说”的时候哈尔丹已松开手了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那个捕头走到大堂口，道：“知县在签押房恭候。”他说着话，前边带路。

皇上对汪圭堧道：“小妹，你和书木台在门外守着，不许外人接近！”

汪圭堧点点头。

皇上道：“你和书木台，要离这门口十步远，有人不听招呼，格杀无论。”

汪圭堧又点点头。她心中好笑，大哥到这里发号施令来了。

捕头也感到奇怪，他不由得上下打量着皇上。

捕头推开门，三个人走进来。

知县也正在纳闷，这是什么犯人？竟敢这样发号令，难道大有来头？或者是另有隐情？他拿不准，所以他没有坐，而是在地

上背着手踱步，一直思考这件离奇之事。他见捕头领着两个人进来，知道就是这个人了。他为了保持县官的身份，坐下来。

“大人，就是他。”捕头指了皇上一下，“另外有二人守在门外。”

知县又是一怔：怎么我没下令，他却派自己人守住门了？又是离奇的事。

捕头说完，站在一旁。

皇上不请自坐。哈尔丹站在身后。

知县暗道，他好像来谈判的，别忙，听他说些什么？一会儿再给他个好看的。他哪知皇上先说话了。

“你是捕头吧？出去！走远一点，否则别怪我手下人杀了你！”皇上冷冷地道。

不但捕头一惊，知县更是一惊。

“怎么？还不快走？”皇上盯住捕头道。“难道你怕我杀了你的县太爷？”皇上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要杀他并不费事。不过暂时我不会杀他。”

“走！出去！”哈尔丹命令道。

捕头已试过哈尔丹的手力，他不敢不走。再说，即使他们杀了知县，与他也没什么大干连。他退后两步，走出门去。

知县大感奇怪，没想到捕头竟听命于他，却无视自己这个父母官，他心里有气。他本应该坐在县衙大堂上审理孔家庄一案，没想到嫌疑犯——可能就是杀人凶手，却要单独到这里来见他。他本不情愿，还是捕头再三说项，他才来的。他未想到此时该怎样开口，因为这不是大堂。

“你令捕快、衙役、士兵守住城门，可是为了捉拿孔家庄一案的凶手？”皇上这样发问了。

知县并未想好应先说什么，此时不能不答。“不错，正是本县下的令。”

“是孔家来报的案？”

“不错。”知县态度严正。

“孔家一共死了几个人？”

“前天来报案，被杀死了三少爷、还有一个仆妇。昨天又报案，老庄主及二少庄主被杀，此外死了三名护院，两名家丁，有四个护院及四个家丁受伤。”知县口气很冷。他看了皇上一眼，道：“前后九条人命。”

“凶手是什么人？”

“孔家人报案说，是三男一女。都是年轻人。”

“我们一行正是三个男人，一个女人。你以为我们就是凶手吗？”

“这……。”知县被问住了，他不能说凡是行人中有三男一女同行的就是凶手。

“捕头是见你们四个人可疑，所以本县要问一问。”知县想了想，才找出这样一句得体的话。

“实话告诉你，孔家庄的人就是我们四个人杀的。”

知县一听这话，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但他终于未跳。

“你们是投案自首？”

“我来问你。”皇上盯着知县问道：“孔广信及他的三个儿子的所作所为你可知道？”他的声音很严厉。

“本县先不回答你的话。本县这就升堂，审理孔家庄一案，你们既然投案自首，如从实招供，本县自会上详，请求从宽治罪。”

“回答我的话！”皇上命令道。

“你无权问我！”知县态度很硬地道，“本县现在就坐堂问

案。”他说着话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打算就走。

皇上用嘴向知县一努。

哈尔丹会意，跨过一步，将知县肩头抓住往下一按，立将知县按下，坐在椅子上了。

知县大怒：“你们既然投案自首，为什么如此无礼？难道不怕王法吗？”他虽怒气冲冲总却未敢再往起站，因为他的肩头被哈尔丹抓得甚疼，此时疼尚未减。

“回答我的话！”

“本县略知一二。”他不敢不回答。

“孔广信父子，明抢暗夺，霸占人家田产，抢夺妇女，家中养着打手、护院，私设土牢，刑具……这些你知道吗？”

“本县略有耳闻。”他不敢说不知道。

“你既略知一二，又有耳闻，你采取了什么办法？有人来县衙告孔家父子恶霸行为，你受理了吗？孔家一共抢夺了多少田地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抢了多少妇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私设刑堂，私设牢房，你知道吗？你管了吗？他们这些行为，已是目无王法，你管了吗？”皇上越说越气，声音不断地提高，“你身为地方官，一县之主，你为民做主了吗？你不但护卫王法，而且还为虎作伥：孔广信过生日，你亲自去送礼，拜寿；被抢去儿女的人家来告状，你不收状子；有人田产被孔家强占，你却帮助孔家。你这叫什么官？孔广信父子早就该杀，有人代百姓、代朝廷杀他们，是为民除害，是惩戒恶人，你却想为孔家缉凶，想替孔家报仇。抛开王法，你拍拍良心，你的良心哪去了？让狗吃了吗？”皇上骂完，怒气不息。

知县被骂愣了，一愣之后，变得羞恼成怒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是杀人凶手，你怎敢大胆质问本县？反了不成？”

“住口！”哈尔丹大声喝道。

知县被吓了一跳。他曾被哈尔丹抓疼过，此时，肩头仍在疼，看样子他怕哈尔丹比怕质问他的人还厉害。

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皇上平静地问道。

“你是杀人凶手。”知县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“你可知道我的身分？”

“不管你有什么身分，本县都要治你的杀人之罪。”

“我杀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那我不问。”

皇上慢腾腾地从怀中掏出玉玺，又轻轻放在桌子上。

“过来！跪下！”哈尔丹喝道。

知县见桌子上的黄包袱四四方方，又听到喝令他跪下，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，双眼仍盯着那个黄包袱。

“跪下，还不快下跪！”哈尔丹又大声喝道。“这是万岁爷。”

知县听了这句话，头顶上冒凉气，几乎尿了裤子，双膝一屈，跪下了。

皇上打开玉玺，将阳文的金印让知县看了看，然后收起，又揣在怀内。

知县连连磕头，口中道：“犯官知罪，犯官不知皇上驾到，该死，该死！恳请万岁广开天恩。”他不知已磕了多少头，只听梆梆的响，额头已磕起了一个包。

皇上并不让他起立，训斥道：“孔广信父子为害乡里，横行多年，你身为一县之主，不但不为民除害，反而为虎作伥。你可知罪？”

“犯官知罪。犯官知罪。”

“你为什么那么怕孔广信？”

“皇上圣明。犯官来此上任后，孔广信就让家人拿名刺来送

礼。名刺上写着‘衍圣公’孔昭焕堂叔的字样。为此，犯官只能亲近，不敢得罪。”

“混帐！”皇上怒道，“仅一张名刺就将你吓瘫了？”又问道：“孔广信之所为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一些，所知不多。圣上明察。犯官一向崇敬衍圣公，岂敢再过问孔广信之事。”

“混帐！”皇上又骂了一句。“朕想衍圣公决不会让他的堂叔跑到这里来作恶。朕要查一查。”

知县仍跪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一副可怜相。

“你起来吧。”

“谢皇上龙恩。”知县磕头，起来，仍低着头，站在皇上面前。

“朕来此之事，不要张扬。”皇上吩咐道，“朕就在此休息。”

“下官去调兵来保护圣驾。”知县诚惶诚恐地道。

“不用。”皇上一摆手，又道：“你立即派能干的人，还要带兵去包围孔家庄。孔家的人一个不要放走，护院或打手，有反抗者，杀无赦。然后查抄家产。”皇上看了一眼，又道：“一定要派稳妥的人。走掉孔家一个人，或财产清查不实，或查抄者借机侵吞，唯你是问。我这里等你的消息。另外，派一个得力的亲使来招呼朕就行了。”

“谨遵圣意。”

“去吧！以后我不招唤你，不必来见朕。”

“是！”知县走出门去。

“哈尔丹，让小妹他们进来吧。”

汪圭圭与书木台进来了。

“大哥！”汪圭圭进门就叫道，“这案子怎么办了？”

皇上一笑，道：“你听消息吧。今晚，最迟明天也会有好消息

到来。”

“别卖关子了，大哥，到底怎么办了？”汪圭圭担心地道。

“知县已答应就去捕捉孔家的人，查抄孔广信的家产了。”

“知县就听你的话？”汪圭圭不相信。她撇着嘴道：“难道你还能指使知县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你看着吧。”皇上无法回答汪圭圭的发问，只能这样说。

有叩门声。

“进来！”皇上命令道。

门开处，走进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，他对皇上打千请安，口中道：“大人，要茶要酒或用什么东西请吩咐。小的叫秦安，就在门外侍候大人。”这个人精明，口齿伶俐。

“你先出去吧，有事我再唤你。”

“是！”秦安打了千，出去了。

“大人？”汪圭圭用嘲笑的口吻道：“大哥几时又变成大人了？”

皇上只能说谎了。

“这事说起来挺复杂，听我告诉你。这个知县自幼父母双亡。是他的叔父将他养大，供他读书，后来考中了，才当上知县。他的叔父也是个商人，与大哥我是莫逆之交，关于他们家的事全告诉我了。还告诉我，他的这个侄子最孝顺他，说以后有机会，我能见到他这个侄子，只要一提他，侄子一定会尊敬的。我听过也就置之一旁，没放在心上。我也没想到这回真的碰上了。我到这里本不想见他，偏巧出了这样的事，所以方才我在大堂口说，要知县与我单独相见。哪知见了面，我一提起他的叔父，又将他叔父的情况一说，知县真像敬他叔父一样尊敬我，也听了我的建议去捕

孔家的人，抄孔家的财产。方才来的这个秦安，一定是知县派来招呼我的。就是这么回事。”皇上说谎的本领确实不低，无中生有地编了一个故事。

汪圭珪相信了。“这可真巧了。否则这官司还不好打了。会有很多麻烦。”

“嗯！我若不问准了，心里有了底，我还能来吗，不早就逃之夭夭了。”

秦安将四个人招待得很周到。

第二天。吃过早饭，知县派人来报告，说昨天午夜已将捕获的人解到。孔家主要男丁，只有孔昭龙一人，捕获护院打手三人，打死二人。余皆开释。孔家妇女及未成丁的小孩共捕获三十一人。财产正在查抄中。

“回去告诉你们大人，我这就走，叫他不必来送我！”

“是！”来人走了。

皇上等四人当即起身。。

当皇上等四人到了县衙大门口，皇上骑来的三匹马已有人牵着等在那里，另外又多了一匹。这是县官送的。

“大哥，你朋友的侄子真不错，还送我们一匹马。”汪圭珪笑道。

听到这话的衙役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个衣着华贵的人并不是杀人凶手，却是县大老爷叔父的朋友。

“一匹马能值几何？”皇上道，“如果我们愿意要的话，再要几匹他也能给的。”

四人四骑出了城，直奔济南府。

四人一路无阻，进了济南府。这里市街整齐，人烟稠密，但四人为观泉而来，所以不去逛街，找了个客店安顿下，休息，吃饭。

第二天，先问好了路径，首先奔西门桥南的泉城七十二泉之首的趵突泉。

四人到了泉边一看，真正是奇观。泉呈四方形，方圆一亩左右。三股泉水喷涌而出，状如三堆白雪。池水澄碧，游鱼可见。而且有隐隐的响声，如轻雷。水面浪花四溅如沸。他们在泉边看了一阵，走进泉北的泺源堂。

“怎么起了这样个名？”汪圭壺看着堂上的匾额道。

“此处为古之泺水发源地，可能因此而起吧？”皇上道。“据说，古鲁桓公会齐侯于泺，就在这里。”

泺源堂前的包厦柱上还有一楹联。上联是“云雾润蒸华不住”，下联是“波涛声震大明湖”。

四个人坐在泺源堂内的石凳上。

“据说此泉水煮茶甚佳。”皇上道：“只可惜这里没有茶馆。”

“你没喝过怎么知道甚佳呢？”汪圭壺笑着问道。“事要经过方为知嘛。”

“有人尝过，说出来也一样。宋代曾巩曾有一句诗说‘润泽春茶味更真’。”

他们又到了西南的观澜亭，再到南边的半壁廊水榭。

原来这趵突泉附近还有不少泉。他们又将这些泉挨个看了，有满井、金钱、老金线、卧牛、黄华、抑絮、尚志、漱玉、螺丝、浅井、马跑、洗钵、白云、望水、东高、对康、饮虎、道林、白龙湾、回屏、登州、荏墙子、杜康、青龙、混沙、灰沙、北漱玉等名目。

他们又看了漱玉池畔的李清照故居。

“这个泉名，大概是按照李清照的漱玉词起的名。”汪圭壺道。

“不一定。”皇上笑道：“还可能是因为先有了泉名，李清照才

填了漱玉词的。”

他们就近又到了五龙潭。这里无甚出奇之处，却看见一块石碑，碑上刻的是“大唐胡国公秦叔宝故里。”

“呀！秦叔宝秦琼老家就在这里呀！”汪圭堧惊奇地道。

在五龙潭附近还有静水、回马、洗心、古温、月牙、北洗钵、东流、悬清、西密脂、醒泉、王龙、天镜、东密脂、瀑泉、裕宏、官家池、显明池等。

他们吃过午饭，下午又去看珍珠泉。此泉也约一亩大小。泉水上涌，如成串珍珠，晶莹可爱。水珠有聚有散，忽断忽现，急缓不一，大者如珠，小者如玑。

此泉附近尚有溪亭、是泉、敬水、南芙蓉、朱砂、滚缨、太工、小王府池、腾蛟等泉。

皇上忽然发现，山东巡抚院衙就在附近。他担心，在此久了，万一巡抚出来会认出他来，那样就会惊动朝野。别的不怕，怕的就是大臣的谏章，什么当以龙体为重了，什么社稷重任不可轻忽了……等等，那才烦死人，不能不看，看了又生气，还是走开为妙。

他们又到了黑虎泉。

黑虎泉风光又别有风味。只见水从三个虎头喷出来，波涛汹涌，水声喧腾。原来这黑虎泉在一石壁之下，壁立如削，崖下有洞，水即从洞中涌出。

“这里比趵突泉还有趣。”汪圭堧欢喜地叫道。“我记得明代有个诗人叫晏璧的曾写过《济南七十二泉》诗。”

“你记得那首诗吗？”皇上扭过头，笑着问道。

“记的不一定对。”

“你背诵一下。”

“石礮水府色苍苍，深处浑如黑虎藏。半夜翔风吹不裂，一声清啸夜无光。对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这里的泉也不少，汪圭数了数，道：“这里有十四眼泉。”

这里的泉水汇成河，河中有泉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看泉名，有玛瑙、白石、任泉、南珍珠、溪中、蕾泉、汇波胤嗣、对波、金虎以及九女、琵琶等。

琵琶泉又另是一番景像，泉水涌出，淙淙有声，有如琵琶轻弹。泉涌出河面围成方池，池水又从四面溢出，状如莲花，所以也叫莲花泉。附近有假山，有平台。

四个人上了平台，坐在台上，各泉皆可看到。

“这个台该叫观泉台。”汪圭道。

“小妹何不题石刻之？”皇上笑道。

“说着玩而已，即使我题刻，又有谁会知道我是谁呢？”

“你是汪圭啊，只要题石刻字，就会留传后世的。”

“不！我并不想。留于后世无用。过了一天，皇上提议去历山看看。

历山离济南仅四五里路，他们没有骑马，安步当车到了历山。

“小妹，你可知道这历山还有别的名吗？”皇上问汪圭。

“听说叫舜耕山，据说帝舜曾在此耕稼。不知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不过还有一个名。”

“那就知道了。”汪圭摇摇头道。

“另外的名叫‘千佛山’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石壁上雕刻的这些佛像起的名。”

“大概是是的。”

四个人遂沿着山路登山。只见层峦迭嶂，苍秀涵幽。

四人到了半山亭。

站在半山亭北望，看见了济南府城北的卧牛山、华不注山、鹊山、凤凰山、柱山、药山、北马鞍山、匡山、栗山。山峰挺拔，云烟缭绕，在这里看去，那里像仙境，像天上。

过了古坊又有一坊，坊上是一匾，上刻“齐烟九点”字样。

“这个坊名又有点怪，怎么叫了这么个名？大哥。”汪圭堃转向皇上，“你可知道这个坊名的意思和来历？”

“我也不敢叫准。”皇上微笑着道：“大概是根据唐朝李贺的诗句吧？”

“是句什么诗？”

“遥望齐州九点烟。”

“哪里有九点烟呢？”

“我们方才在半山亭……啊，从这里往北看，能看见些什么？”

汪圭堃真的往北看。过了一会，她笑道：“大哥，是不是指府城北那九座山峰，山峰间烟云缭绕。”

“是的，李贺的诗句就是指那里。”

他们又到悬崖下的兴国寺去看佛像。佛像甚多，每一尊都古朴、庄严，栩栩如生。

兴国寺东院，有帝舜及娥皇、女英塑像。

“古代帝王也找小老婆？”汪圭堃笑道。

皇上答道：“古今一样。”

崖下有极乐洞、龙泉洞、黔娄洞。每洞都有一些石佛造像。

“这里的佛像真不少。”汪圭堃道：“大概总有上千尊。”

“是的，所以才叫千佛山嘛。”皇上饶有兴致地道。

他们又登上兴国寺上山峦间的一览亭。站在亭内，周围景致一览无遗，山峰峭立，明湖似镜，黄河如带……。

“这个亭名贴切，真的一览无余。”